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Letters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6), 1530-15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isl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6.106178

Hans汉斯

资本批判视域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当代启示

陈　娇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3日

摘　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解现代全球化的发生与矛盾提供经典分析框架。本文采用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梳理该理论从早期哲学奠基、中期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到晚年人类学与东方社会研究多维拓展的演进脉络，解析“资本逻辑－普遍交往－世界历史－人类解放”的核心逻辑链条。研究表明，资本增殖是世界历史生成的内在驱动力，资本催生的普遍交往兼具进步性与对抗性，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是超越资本统治、实现人类解放。面对全球治理困境，该理论能够揭示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文明形态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本逻辑，普遍交往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riticism

Jiao Che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11,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26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provides a clas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day globalization.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is

文章引用: 陈娇. 资本批判视域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当代启示[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6): 1530-1535. DOI: 10.12677/isl.2026.106178

paper sorts out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the theory from its early-stag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mid-term elaboration through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its multi-dimensional expansion in Marx's later-year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on Eastern societies. It analyzes the core logical chain of "capital logic-universal intercourse-world history-human emancip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capital valorization serves as the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world history. Universal intercourse generated by capital is both progressive and confrontational, and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world history lies in transcending capitalist domination and realizing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dilemma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s theory can reveal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and offer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xploring diverse civilizational forms of modernization paths.

Keywords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Capital Logic,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今世界处于深度变革与矛盾交织的历史阶段。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全球治理面临多重现实挑战。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把握全球化内在矛盾、研判人类社会发展走向，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解现代世界的生成演化提供经典分析框架。

国内学界围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开展大量研究，多数成果聚焦理论内涵解读、全球化现实阐释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溯源，但对该理论完整演进链条的贯通性梳理，以及从其演进逻辑出发观照当代全球矛盾的整体性分析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非零散的观点集合，它历经早期哲学奠基、中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晚年人类学与东方社会研究多阶段发展，始终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核心命题，揭示世界历史生成的动力、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向。基于此，本文回归马克思经典文本，梳理该理论的完整演进脉络，解析其内在逻辑链条，选取全球供应链区域重组作为分析案例，以近年亚太地区产业链转移现象为样本，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理论剖析资本驱动下分工格局变动的内在机制，考察交往扩大与区域经济重构之间的关联，检验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效力，并结合当代全球化现实，阐释这一理论的批判力量与当代实践价值。

2. 理论渊源与初步形成：哲学基础与理论框架的确立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在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相关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自身的哲学变革与理论创新，最终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之内搭建起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体系。

(一)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批判性扬弃

黑格尔在宏大的历史哲学体系当中，最早借助哲学概念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做出系统阐释。他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理性”或“世界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过程，提出“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著名命题[1]。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看待历史的整体性视角以及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但同时尖锐地指出其理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正是这一立场上的根本转变，为从唯物主义角度重构世界历史理论

打下重要根基[2]。

(二) 唯物史观创立与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奠基

《德意志意识形态》[3]标志着唯物史观正式诞生，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借此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改造。他们以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研究出发点，借助经典表述点明，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并不是抽象观念或者精神。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是客观且必然的过程，也为实现人类解放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

(三) 对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辩证剖析与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纲领性文献中以犀利的文字，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发挥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揭示了这一过程自带的内在矛盾。他们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然而，这一进程充满了血腥，“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3]。马克思能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资产阶级的作用，承认它打破地域隔阂、建立各民族普遍联系的进步意义，但也没有回避这一历史进程建立在阶级压迫、民族剥削之上的残酷事实，由此也开启了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的理论思考。

3. 核心逻辑的深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系统阐发

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把主要研究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学领域。通过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机制，世界历史理论获得扎实且系统的经济学支撑，“资本逻辑驱动世界市场形成，世界市场催生普遍交往，普遍交往孕育共产主义物质条件”这一内在逻辑也得到完整展现[4]。

(一) 资本增殖逻辑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经济动力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当中，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市场之所以能够出现，根源就藏在资本自身的本性之中。“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5]资本的本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无限追求自我增殖是资本的固有属性，这就促使资本不断冲破地域、民族带来的各类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资本既要在空间层面完成全球范围的扩张，又要尽可能压缩周转时间，世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偶然出现的产物，而是资本逻辑运行之下必然生成的历史形态。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野蛮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

(二) 普遍交往的二重性及其蕴含的深刻矛盾

资本推动世界市场不断拓展，人类的交往模式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前所未有的“普遍交往”由此形成[7]。这种普遍交往同时具备正反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打破民族与地域带来的封闭边界，让“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现代文明浪潮，促进生产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传播，客观上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普遍交往建立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之上，人处在对物的依赖状态，人的社会关系被异化成为商品、货币层面的关系。与此同时，世界逐步形成不平等、等级化的格局，也就是学界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充斥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也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各类政治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8]。

(三) 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前景与人类解放的远景

通过剖析资本自身的矛盾运动，马克思预判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世界历史就会不断上演生产过剩危机、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性动荡与冲突；

如果跳出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世界历史就会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他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共产主义实现所需要的高度发达生产力，以及广泛的社会交往关系，恰恰是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过程中逐步准备出来的。资本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为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创造物质基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6]，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4. 理论视野的拓展深化：晚年对人类学与东方社会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晚年研读了大量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同时专门研究俄国等东方社会的现实情况，这让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具备更强的辩证色彩，看待问题也更加开放，充分兼顾历史的具体性，摆脱了简单单线进化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9]。

(一) 对东方社会发展特殊道路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并不认可直接把基于西欧历史总结出来的发展模式套用到世界各个地区。针对俄国农村公社，他提出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能够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配合，俄国农村公社就可以依托原有的土地公有制传统，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当中一切有益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带来的巨大灾难，直接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考充分体现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依托自身历史传统、现实条件选择差异化发展道路。

(二) 基于人类学研究对历史发展整体图景的完善

马克思仔细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人类学著作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理解。他梳理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财产关系与家庭形态的演变过程，认识到“氏族组织是古老社会的基础，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直到文明时代开始后还保持着”[10]。借助这些研究，马克思更加完整地勾勒出从原始社会，历经阶级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宏大历史脉络。在这一脉络当中，世界历史表现为人类从依靠血缘纽带维系的狭隘共同体，经过漫长的阶级对立与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最终抵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高级发展阶段[5]。晚年开展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拓宽、加深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视野。

(三) 资本全球扩张在亚非地区带来的社会后果分析

到了晚年，马克思对西方资本力量在亚非地区开展的掠夺与破坏行为展开更为尖锐地批判。马克思承认，殖民者在客观层面瓦解了印度封闭的村社制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同时也饱含愤慨地写道：“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3]殖民占领不只是掠夺当地财富，还摧毁本土手工业与传统社会结构，给普通民众带去深重苦难。马克思对殖民罪恶的批判，和他对资本全球扩张逻辑的分析一脉相承，既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道德控诉，也属于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深刻批判，还为后来的依附理论提供重要的思想素材。

5. 当代困境与理论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透视与建设性指引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持续推进，同时也正在经历深刻转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凭借对资本全球扩张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的透彻分析，该理论依旧拥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批判力量与实践参考价值。

(一) 透视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在悖论与危机根源

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把资本逻辑推向新的高度，社会财富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但

同时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也暴露出诸多短板。马克思关于资本无限扩张终将催生危机的相关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当下全球经济面临的各类结构性难题。他曾深刻地揭示：“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5]放到今天来看，生产全球化不断推进，消费主义广泛蔓延，但全球有效需求却相对不足，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依旧有着极强的现实预见性。

(二) 对“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反思

全球化进程当中不断出现文化摩擦、价值观念对立等现象，亨廷顿据此提出“文明冲突论”，把复杂的国际矛盾简单解释为不同文明之间先天存在的对抗。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拨开表层表象，看清各类冲突背后的经济与政治动因。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很多所谓的“文明冲突”，本质上掩盖着资源争夺、市场管控、地缘博弈的现实诉求。马克思提出精神生产会跟随物质生产一同发生改变，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当下各类文化话语深层根源依旧来自全球性生产关系与权力格局。

(三)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改革全球治理提供方法论

气候变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具备跨国传播的特征，单凭某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妥善处理，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提出的普遍交往带来各民族之间全面相互依赖的观点，在风险全球化的今天得到进一步印证[11]。想要处理好这些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就要跳出完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构建更加公平、民主、高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思想，探索新时代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模式与实践路径。

(四)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治理革新的理论启示

资本全球化持续推进，各类跨国性挑战不断凸显，需要依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思考全球交往格局下全球治理的优化方向，进而探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能够为理解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何种思想资源。这一理念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思想内核，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它摒弃零和博弈、大国权力政治行为的老旧思维，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马克思的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多方面支撑：第一，普遍交往造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是这一理念得以提出的物质前提；第二，对资本全球性矛盾的剖析，说明构建共同体具备现实必要性；第三，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为该理念提供终极价值指向。

6. 结论

综合梳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成过程、内在逻辑以及当代价值，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到几点结论。

第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一套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与人类认知的深化持续向前发展。该理论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先是开展哲学批判，完成理论奠基(对黑格尔思想的扬弃)；再借助政治经济学开展实证分析(解剖资本主义)；最后依托历史人类学实现多维度拓展(研究东方社会与古代社会)。整套理论扎根于唯物史观，把物质生产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分析主线，科学阐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客观必然性、内在矛盾以及未来发展趋向。

第二，这套理论最核心的贡献，在于讲清资本全球化的运行逻辑、历史进步作用，以及它自身无法化解的内在局限。马克思看到，资本受增殖欲望驱动，冲破民族与地域的重重壁垒，打造世界市场与普遍交往，客观上为实现人类解放积累丰厚物质条件。与此同时，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资本扩张过程自带对抗属性，整个过程建立在剥削、压迫与不平等交换之上，并且证明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志的共产主

义，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这套理论同时兼具批判与建构双重维度，不只是简单描述历史现象或是做道德层面的谴责，真正做到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

第三，如今全球化遭遇逆流，全人类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依旧可以穿透时代，展现强大的解释效力。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病，识破“文明冲突论”一类的意识形态假象，理解各类全球危机产生的根源。更为关键的是，它帮助我们跳出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结构性约束，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一种实践路径，提供深厚的哲学根基、历史智慧与价值引领。

第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要坚守其基本立场、观点与研究方法，也要以开放姿态回应新时代提出的各类课题。数字技术飞速革新、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全球治理格局深度调整，面对这些 21 世纪的新变化，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这既是理论自身保持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运用这一思想工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需要。

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开启的思想探索，直到今天依旧可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他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是解读过去和当下的钥匙，也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当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之时，重新研读马克思的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分析时代，主动参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开放的世界，既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面向人类共同未来应当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2]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丰子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教学与研究, 2002(3): 56-6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 王南湜. 全球化时代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J]. 哲学研究, 2009(5): 20-24.

[8] 赵士发. 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9] 叶险明.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6): 31-43.

[10] 马克思.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513.

[11] 刘一凡.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践行路径[J]. 领导科学, 2025(5): 13-19.